

銅鼓考略

葉恭綽題



上海博物館叢書

丙類 第二種

銅鼓考略



(鄭師許著)

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印刷
民國廿五年十一月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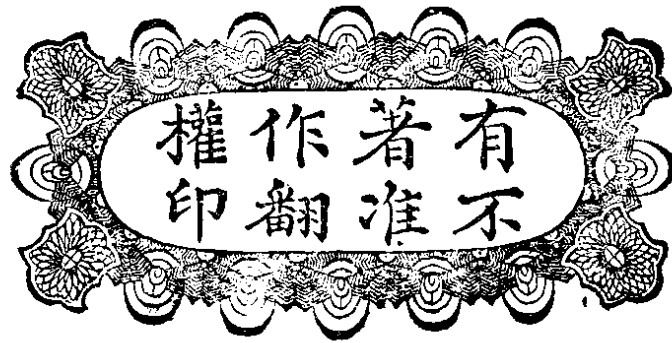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市博物館叢書
丙類第二種

銅鼓考略(全一冊)

◎

實價國幣三角五分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著者

鄭師許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

中華書局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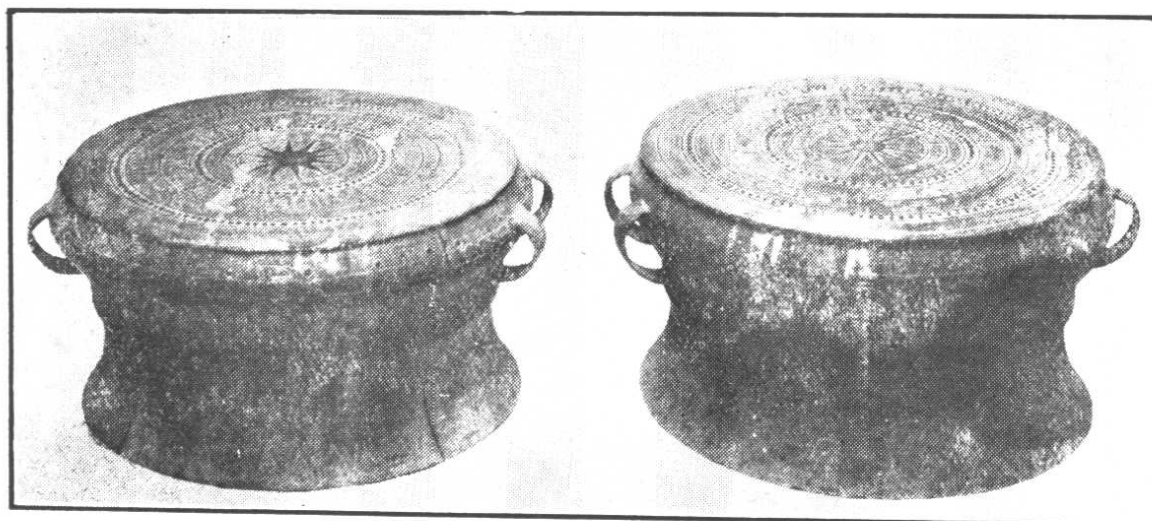
胡聲樹

博物館事業在歐美自發軔以來，於茲不過百餘年，其間改進之亟銳，邁往之可驚，稍涉足於柏林、倫敦、巴黎、紐約各大都市以迄窮鄉僻壤間，其博物館無問規模之宏陋，靡不活躍於民衆智識之普遍與高深研究之策進；其影響於國家之隆替，民族之興靡，夫豈偶然！民國肇建，外侮內患，曾無甯歲，於國家百年之計，遂多疏略；而博物館事業之運動，亦感蹉後。比歲以還，當軸諸公，奮鬪於國家興亡憂患之間，益事於生聚教訓爲民族復興之算；而博物館事業爲普及教育、提高民族意識、增進研究之要途，提倡之責，要不容懈。肇椿旣受命於市長吳公，爲是途之努力，因感提倡研究，以誘發高深興趣亦爲博物館事業之要着，乃有

上海市博物館叢書之輯，內容性質暫分博物館學、歷史、藝術、考古四項。惟以編行伊始，譾陋謬誤在所難免，是望海內明達予以教正，曷勝厚幸！

圖 一 第

原大
1
100



(藝—5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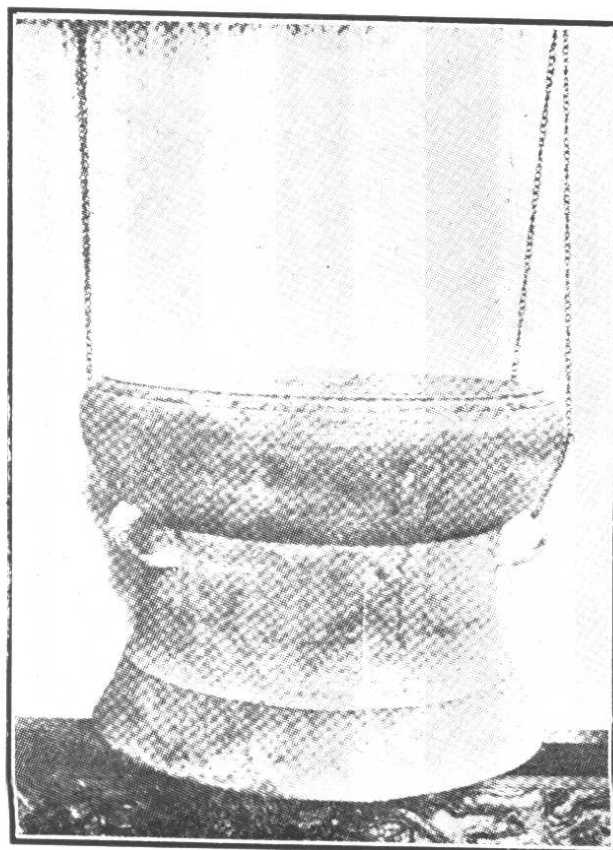
(藝—49)

鼓 銅 藏 所 館 物 博 市 海 上

藏 舊 齋 窓

號 編 記 登 館 本 爲 目 數 中 號 括 : 注 附

圖 二 第



鼓 銅 式 一 第 之 見 發 京 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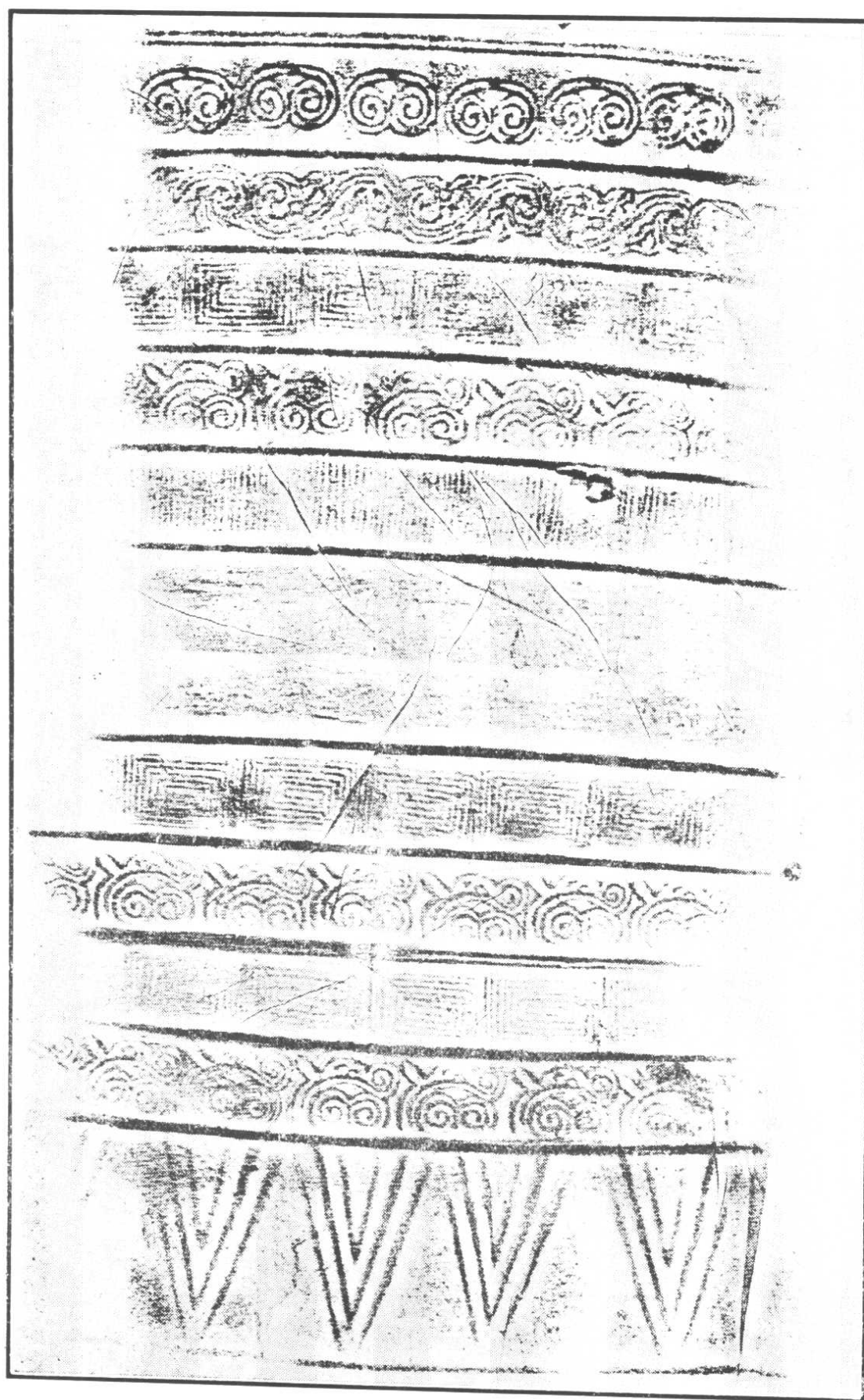
圖 三 第



(禁—53)
古

部 全 紋 花 面 鼓 鼓 銅

圖 四 第



原大
3—5

(藝—53)
古

銅鼓胴圍花紋之一部

銅鼓考略

銅鼓賽神來，

滿庭幡蓋徘徊。

水村江浦過風雷，

楚山如畫煙開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離別櫓聲空蕭索，

玉容惆悵粧薄。

青麥燕飛落落，

捲簾愁對珠閣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——右溫廷筠河濱神詞

木綿花映叢祠小，

越禽聲裏春光曉；

銅鼓與蠻歌，

南人祈賽多。

✽

✽

✽

✽

✽

客帆風正急，

茜袖偎檣立；

極浦幾回頭，

煙波無限愁。

✽

✽

✽

✽

✽

——右孫光憲菩薩蠻詞

此爲唐末詞人歌詠楚越間蠻人以銅鼓賽神之小詞。其他類此者，不一而足。卽如杜牧詩：『滕閣中春綺席開，柘枝蠻鼓殷晴雷；』亦說蠻鼓。至許渾送客南歸詩：『瓦樽留海客，銅鼓賽江神；』亦與溫孫諸詞同。銅鼓賽神在唐時，南方確已盛行，故詩詞文人，不惜再三採入詩詞文中，此外如戴紘有詠銅鼓詩，吾輩讀其書者，可藉此窺知一二也。

惟銅鼓發生歷史，向所不明，或謂馬援征交趾時帶回，因以傳入中國或謂諸葛亮征孟獲，創製於蠻中。甚者異說紛紜，演爲神話。則考古之士不容無所用其心焉。

案諸葛亮創製之說，三國志亮本傳無一言，特蠻人之傳說耳。戴紘詠銅鼓詩有云：『問是當年誰所留，盡說傳自漢武侯。』不足置信也。謝堃金玉瑣碎謂：『據傳記所載，蠻夷各有銅鼓，無一語及諸葛亮者。』其言是矣。貴州安順府志云：

諸葛武侯獲銅鼓處在清鎮縣西四十五里。

此亦後世之傳說而已。至馬援帶歸之說，後漢書援本傳云：

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，……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，……南擊交趾。……與越人申明舊制，以約束之。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。二十年秋，振旅還京師，軍吏經瘴疫，死者十四五。賜援兵車一乘，朝見位次九卿。援好騎，善別名馬，於交趾得駱越銅鼓，乃鑄爲馬式，還，上之，因表曰：『夫行天莫如龍，行地莫如馬。馬者甲兵之本、國之大用，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，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，昔有騏驎，一日千里，伯樂見之，昭然不惑。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。子輿傳西河儀長孺，長孺傳茂陵丁君都，君都傳成紀楊子阿。臣援嘗師事子阿，受相馬骨法，考之於行事，輒有驗效。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，視景不如察形。今欲行之於生馬，則骨法難備具，又不可傳之於後。孝武皇帝時善

相馬者東門京，鑄作銅馬法獻之，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，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。臣謹依儀氏鞫，中帛氏口齒，謝氏脣髻，丁氏身中，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。馬高三尺五寸，圍四尺四寸。有詔置於宣德殿下，以爲名馬式焉。

依文義解之，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，乃鑄爲馬式，謂得見以銅鑄鼓之法，乃仿爲鑄銅馬者也。下文全表言馬式，非言銅鼓，本傳別處，亦不言銅鼓，疑其時銅鼓實未流入中國。傳末言馬援帶還薏苡事，不言銅鼓可證。明珠文犀，權貴皆望之；矧銅鼓新怪，寧能不言耶？謝啓昆銅鼓考云：『自石湖有伏波所遺一語，（按指桂海虞衡志）遂誤爲伏波所製，且因伏波附會及於諸葛，至於大者爲伏波，小者者爲諸葛鼓，（按指赤雅）眞誤中之誤矣。』又云：『自放翁有用之戰陣一語，（按指老學庵筆記）後人遂誤爲伏波軍器，』（見粵西金石略）其說是也。

唐章懷太子賢注引裴氏廣州記曰：

狸獠鑄銅爲鼓，鼓唯高大爲貴，面闊丈餘，初成，懸於庭，剋晨置酒，招致同類，來者盈門，豪富子女，以金銀爲大釵，執以叩鼓，叩竟留遺主人也。

隋書地理志又云：

自嶺以南，二十餘郡，……並鑄銅爲大鼓，初成，懸於庭中，置酒以招同類。來者有豪富子女，則以金銀爲大釵，執以叩鼓，竟乃留遺主人，名爲銅鼓釵。

杜佑通典同，是唐時人著作，所言銅鼓事較詳盡。

其餘諸書，後漢書南蠻傳無言銅鼓事。至晉書食貨志則曰：

孝武太元三年詔曰：錢，國之重寶，小人貪利，銷壞無已，監司當以爲意。廣州夷人，寶貴銅鼓，而州境素不出銅，聞官私賈人，皆於此

下貪比輸錢，斤兩差重，以入廣州，貨與夷人，鑄敗作鼓。其重爲禁制，得者科罪。

南史歐陽頎傳曰：

年三十，其兄逼令從官，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頎善，故頎常隨欽征討，欽南征夷獠，禽陳文徹，所獲不可勝計，獻大銅鼓，累代所無。頎預其功，還爲直閣將軍。欽征交州，復啓頎同行，欽度嶺而卒，頎除臨賀內史，啓乞送欽喪還都，然後之任。……及陳武帝釋而禮之，……乃授安南將軍、衡州刺史、始興縣候。……時頎合門顯貴、威振南土，又多致銅鼓生口，獻奉珍異，前後委積，頗有助軍國。

水經注溫水東北入於鬱條注引林邑記云：

浦通銅鼓，外越安定黃岡心口。蓋藉度銅鼓、卽駱越也。有銅鼓，因得其名。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。

晉書南史爲唐人所著書，年代較晚，故其說加詳，曰：『廣州夷人、寶貴銅鼓：』曰：『獻大銅鼓，累代所無；』曰：『多致銅鼓生口，獻奉珍異、前後委積、頗有助軍國；』是晉梁陳間，南方銅鼓大盛，故傳聞愈多也。其言與章懷太子所見材料無異。獨水經注爲六朝人書、與後漢書著者范曄時代不甚相遠，而其言：『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，』同一故事演變，雖稍有出入，要不能謂爲非取同一史料也。後漢書僅謂『得駱越銅鼓，乃鑄爲馬式，』水經注直謂：『取其鼓以鑄銅馬，』則演變愈明晰矣。

時代愈晚，記載愈詳。唐劉恂嶺表錄異云：

蠻夷之樂有銅鼓，形如腰鼓，一頭有面，圓一尺許，面與身連，其身徧有蟲魚花草之狀，擊之響亮，不下鳴鼉。

又云：

貞元中，驃國進樂，有銅鼓。咸通末，幽州張方直貶龔州刺史到任

後，修葺州城，因掘得一銅鼓，載以歸京，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，遂捨於延慶禪院，用大木魚懸於齋室，今見存焉。僖宗時，林藹守高州，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，欲進捕之，一蛤躍入穴中，掘而取之，得一銅鼓，其上隱起，多鑄蛙黷之狀，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？

自是始有言掘得銅鼓者矣。宋太平廣記亦云：

蠻夷之樂，有銅鼓焉，形如腰鼓，而一頭有面，鼓面圓二尺許，面與身連，全用銅鑄，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，通體均勻，厚二分以外，爐鑄之妙，實爲奇巧，擊之響亮，不下鳴鼉。貞元中，驃國進樂，有玉螺銅鼓，卽知南蠻酋首之家，皆有此鼓也。

所言與劉氏全同。

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條云：

銅鼓古蠻人所用，南邊土中，時有掘得者。相傳爲馬伏波所遺。其